

人造天堂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波德莱尔作品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人造天堂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波德莱尔作品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造天堂 / (法) 夏尔·波德莱尔著; 郭宏安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波德莱尔作品)

ISBN 978 - 7 - 100 - 15967 - 8

I. ①人… II. ①夏… ②郭… III. ①毒品 — 社会问题 — 研究 IV. ①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054306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人造天堂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967 - 8

2018年6月第1版

开本 860×1092 1/32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½

定价: 55.00元

Charles Baudelaire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译者前言*

1851年，夏尔·波德莱尔发表了《论酒与印度大麻》，当时他只是尝试过印度大麻一两次而已，一生中沒有成癮；1860年，波德莱尔出版了《人造天堂》，这时他由于病痛而不得不经常吸食鸦片了。也许出于一种负罪感，他谴责印度大麻远远超过了鸦片。在波德莱尔去世后出版的全集本和单行本中，都是在《人造天堂》的总名下，汇集了《论酒与印度大麻》和《人造天堂》这两篇文章。

饮酒、服用印度大麻或吸食鸦片，可以程度不同地呈现

* 本文原收录于2016年上海译文版《论波德莱尔》，今挪作2018年商务版《人造天堂》的译者前言。

陶醉、麻醉或迷醉的状态。它产生一种幻象，使人进入一种幻境。在这种幻象和幻境的作用下，人与对象的关系改变了，时间变得深不可测，空间成倍地扩大，物体异乎寻常地变大或变小，声音变得尖锐或沉闷，各种颜色都趋向极端，香气无孔不入。嗅觉、听觉、视觉彼此沟通，声音具有色彩，色彩具有曲调，音符成了数字，随着音乐在耳中展开，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人，或兽，或物，纷纷做着匪夷所思的动作或形态。人的精神飘飘荡荡，不依不靠，一切苦难压力病痛斗争都消失了，人仿佛进入了一个不须劳动、不须付出、不须斗争而拥有一切的极乐世界。这种境界持续的时间不长，自波德莱尔始，被称作“人造天堂”。

“天堂”一语，用于描绘酒或印度大麻或鸦片的作用，并非波德莱尔首创，早在1845年，有一个医生名莫罗·德·图尔者，就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论印度大麻和精神错乱》，其中两次写到，印度大麻使人进入“天堂”，或称“先知的天堂”。但是，天堂加上“人造”一词，波德莱尔确实是始作俑者。

然而，“人造天堂”毕竟不是自然的天堂，几分钟，至多十几分钟，幻境即告消失，人又回到了现实，渐渐地，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人格崩溃，脾气暴躁，神经麻木，精神恍惚，四肢疲软，浑身难受，不能工作，缺乏行动上的毅力，陷入软弱、懒惰、疲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句话，“人造天堂”顷

刻间崩塌了。

兴奋剂，麻醉品，或称毒品，并不能造成一个极乐世界，相反，它通向的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地狱，这就是波德莱尔在他的《人造天堂》中向我们讲述的基本思想，正如他 1864 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讲《开场白》中所说：“我要写的书不纯粹是生理学的，而是伦理学的。我要证明的是，那些追寻天堂的人所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只有现实的痛苦才有可能通向超自然的天堂。

酒，印度大麻，鸦片，三种兴奋剂、麻醉剂或毒品，波德莱尔以一种抒情性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它们的作用及其后果。有人说，他唱了一曲毒品的颂歌，又有人说，他进行了一番道德的说教，还有人说，例如米歇尔·布托，《人造天堂》不是一个吸毒者向其他吸毒者说的话，而是一个诗人向所有那些认为“唯一真正的毒品、绝对的毒品是诗”的人写的一本书。这第三种看法显然是一个诗人的看法，深刻而玄奥，必须经过理性的理解才能落到实处。这理性的理解就是正确地解读文本。波德莱尔说：“对于这两种毒品（印度大麻和鸦片）所能产生的神秘结果和病态快乐进行的分析，其长期使用所不可避免的惩罚，最后，追寻一种虚假的理想所必然包含的不朽性，这就是本研究的主题。”这是《人造天堂》之表面性与深刻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相互渗透的用意之所在。只有现实

的痛苦，才能孕育诗人的沉思；只有扎根于大地的沉思，才能激发丰沛的想象力；借助于毒品的想象，只能是失去平衡的疯狂，这也是没有任何一部杰作是通过使用毒品而产生的原因，尽管不少的诗人试图用毒品来激发和丰富其创造力。

二

对于酒的赞颂，波德莱尔是不吝笔墨的。“酒之深沉的快乐啊，谁曾认识你？一个人有悔恨要缓解，有回忆要追念，有痛苦要平复，有空中楼阁要建造，他就要乞灵于你，你这隐藏在葡萄藤中的深奥莫测的神。酒的景象在内在的阳光照耀下是多么阔大！人在它身上吸取的第二青春是多么真实和炽热！然而，它那令人震骇的快感和难以承受的魔力又是多么可怕！”这种洋溢着感激之情的语言，表达的正是波德莱尔面对着酒的真实感受。在他的心目中，酒能使劳动者甚至那些“收集首都每日的废物的人”重新燃起“青春的火花”。1850年前后，波德莱尔还相信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的前途还是乐观的，对劳动者充满了同情。他怀着“报复的乐趣”，高举着被火药熏黑了的手，喊着“枪毙奥皮克将军¹”的口号，参加了1848年革命的街垒战，他说：“1848年之所以有意思，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寄托了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般的乌托邦。”他的乌托

1 Jacques Aupick (1789-1857)，法国将军，波德莱尔的继父。

邦是：“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人类回到原罪以前的状态，即回到失去的乐园中；如他的诗表明的那样，诗人摆脱现实的苦难和罪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再做“青天之王”、“云中之君”。在这种乌托邦的激励下，他在赞颂酒的时候所选取的形象无一不带着温馨而体贴的拳拳之意：“四十年的奔波和劳作碾碎了”的工人（劳动者），他的年老的妻子，他的“没有血色的小孩”，以及“摇晃着脑袋，在铺路石上踉跄，就像年轻的诗人整日游荡，寻章觅句”的拾破烂者，等等。总之，“地球上有无以数计的无名人群，睡眠不足以平复其苦。酒对他们来说成了歌曲和诗”。如果说无人不饮酒，波德莱尔看到的首先是劳动的人，“劳动使日子兴旺，酒使礼拜日充满希望”，酒使疲惫不堪的劳动者重新恢复了体力，舒缓了愁肠，平复了痛苦，建立起一个平等、公正、自由、没有纷争的“人造天堂”，哪怕只是虚无缥缈、纯属想象的“空中楼阁”。对酒的赞颂，是和波德莱尔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酒之为饮料，其来久矣，波德莱尔引用布里亚·萨瓦兰的《口味大全》说：“族长挪亚被认为是酒的发明者……”挪亚就是造方舟而使人类幸存于大洪水之后的那个人。据《圣经》，挪亚赤身裸体地醉卧在葡萄园里，他的儿子们觉得不雅，就拿了件衣服给他披上，这个故事说明，即便挪亚不是酒的发明者，作为酒的饮用者是没有问题的。在中国，酒的历史

也很久远，《战国策》上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另有一说，谓杜康乃酒的最早制造者，曹操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以杜康为酒的代名。杜康者，禹之玄玄孙也，其造酒乃是远在仪狄四代以后的事情了。无论如何，酒在中国的历史也有五千年了。巧的是，同挪亚一样，禹也是一个理水功成的大英雄，焉知他们所遇到的洪水不是同一次洪水呢？但是，他们对酒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挪亚喝了酒就赤身卧于葡萄园中，禹则“饮而甘之，遂疏仪狄”，并且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波德莱尔论酒，重在酒的本身：当它“跌进因劳动而干渴的喉咙里”时，它就变成了“一支充满友情的歌，一支充满快乐、光明和希望的歌”。它是“祖国的灵魂”，它是“礼拜日的希望”，它是“使老斗士的肌肉重新强健起来的油”。它用它那神秘的语言唱道：“我像植物的精华落进你的胸膛。我是谷粒，将使痛苦地掘开的沟垄长满庄稼。我们密切的结合将创造出诗。我们两个将创造一个上帝，我们将朝着无限飞翔，像小鸟，像蝴蝶，像圣母的儿子，像香气，像一切有翅膀的东西。”中国人论酒，重在饮酒之人。酒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实在值得作一篇大文章。不说作《酒赋》的邹阳、杨雄、王粲，不说“高阳酒徒”酈食其，不说“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不说“常譬酒之犹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的陈暄，也

不说“天子呼来不上船，白云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单说以嗜酒出名的刘伶吧。西晋刘伶乃“竹林七贤”之一，作《酒德颂》，其辞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巾，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雨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清人王符曾评曰：“真阔大，真风流，拂落浮尘三斗许矣。不识酒中趣，不能道只字也。”一个“趣”字，可说是触及了饮酒之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友情，亲情，消愁解闷，抒情释怀，“兀然而醉，豁尔而醒”。但是，不闻雷雨，不睹泰山，不觉寒暑利欲，恐怕只有像刘伶那样的“大人先生”了。王符曾的评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对酒的态度，虽然有的中国人并不饮酒，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国家。波德莱尔与刘伶对酒的态度有不同，但是对酒的作用的描述却是一样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波德莱尔真正谴责的是印度大麻和鸦片，这就难怪他要在《恶之花》中专辟一章，在忧郁和理想的交战中为酒安排了一次战役；战斗的结果当然是麻醉和幻觉的失败，但是，酒在瓶子里

向人说道：

我这植物琼浆在你体内落下，
永远的播种者播下的好种子，
好让诗从我们的爱情中发芽，
如一朵稀世之花向上帝显示！

稀世之花，乃酒也。

法国文学批评家马克斯·米尔纳教授 2000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毒品的想象力——从托马斯·德·昆西到亨利·米肖》，论到《人造天堂》，说：“首要的问题是赞颂酒，这种民众的饮料，对民众有用的饮料，其社会的甚至爱国的功能因为与印度大麻所引起的快乐之反社会后果相对立而更为突出，印度大麻是一种供少数有闲者享用的毒品。”米尔纳教授正确地指出，对酒的赞颂反映了波德莱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 1851 年拿破仑政变之前波德莱尔思想的核心。

三

波德莱尔在 1860 年 8 月 12 日的一封信中对他的朋友阿尔芒·福莱斯说：“不要相信任何兴奋剂……我痛恨任何兴奋剂，因为任何一种兴奋剂都使一切事物的时间扩大，形状扩

大。”这里的兴奋剂指的是“供少数有闲者享用的毒品”——印度大麻。

1850年前后，印度大麻在法国社会中还是个新鲜事物，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和作用，例如少数从中东、近东一带旅游归来的人，个别的医生，在报刊上谈论他们自己或别人的经验，或者它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的应用。但是，这种绿色的糊状物在刺激人的想象力方面具有奇效，于是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好奇和兴趣，例如泰奥菲尔·戈蒂耶。他不仅亲口尝试，还写文章详细地描述服用印度大麻的感觉和体味。他的感觉是“古怪”，是“荒诞”，是“疯狂”，仅此而已，也就是说，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波德莱尔则不然，他不仅以己之感或用他人的经验具体地描述了服用印度大麻如何从进入幻境到幻境崩塌再到引起肉体和精神的种种不适，而且深入到精神层面，详细地分析了服用印度大麻如何摧毁了想象力的平衡，导致精神陷入混乱和疯狂，进而使人完全丧失劳动和工作的能力。法国批评家克洛德·皮舒瓦教授指出：“他（戈蒂耶）看到的是人造天堂的物质层面，相反，出于一种自豪的报复，他（波德莱尔）拒绝一切廉价的趣闻轶事——也许他不能不拒绝，看到的则是它们的精神层面。这种精神层面来自一种道德，而这种道德通向一种诗学。”皮舒瓦教授说得对。

印度大麻是一种特别香的绿色的糊状物，其成分是“印度的麻的煎剂、奶油和少量的鸦片”。波德莱尔不无幽默地说，

服用印度大麻，“应该尽可能地有一套好房子，或者美丽的风景，一种自由而开放的精神，还要有其精神气质与您相近的同伴；如果可能，再来点儿音乐”。他引用了大量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说明印度大麻的作用和后果，这些例证是“一个女仆”、“一个新手”、“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一个人”、“一个文人”、“一个有些成熟的妇人”、“一位可敬的法官”和“一个想象的人物”。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们的经验，将印度大麻的迷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某种古怪的、不可抵抗的大笑抓住了您。最庸俗的词，最简单的观念，具有了一种古怪而新颖的面目”。不但您自己笑，您的服用印度大麻的伙伴也笑，这种疯狂的大笑很快就转入一种迷醉，迷醉于“光的壮丽、辉煌明亮和流动的金子的瀑布；什么光对它都是好的，像一片大水流动的光，挂在尖端和凹凸不平的表面的像金属片一样的光，客厅的枝形大烛台，圣母月的蜡烛，夕阳中像雪片一样崩落的玫瑰”。

第二阶段，“开始是极端的清凉感，是极大的虚弱无力；像人们说的那样，您有一双奶油样的手，头发沉，全身麻木。您睁大了眼睛，仿佛被难以平息的狂喜所吸引，朝四下里望着。您的脸一片苍白，变得没有血色，发绿。您的嘴唇收缩，变小，仿佛想要往里收。沙哑的、深沉的叹息从您胸中发出，好像您的旧天性不能承受您的新天性的重量。感官具有一种非凡的精细和尖锐。眼睛能看穿无限。耳朵能在最尖锐的嘈杂声

中捕捉最难以捕捉的声音”。幻觉开始了：“您首先在树上寄托您的激情、您的愿望或您的忧郁；它的呻吟和晃动成了您的呻吟和晃动，很快您就成了树。同样，在蓝天飞翔的鸟首先代表着在人间的事物之上飞翔的永恒愿望；而您已经成了那只鸟。我想象您坐着并抽烟。您的注意力有些过久地落在从您的烟斗里冒出来的淡蓝色的烟上……由于一种奇怪的暧昧，由于一种转移或智力上的误会，您想象着自己蒸发，您赋予您的烟斗（您感到蹲在里面，并像烟叶一样蜷缩着）一种抽着您的奇异的能力。”

第三阶段，“是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由于发作的增强而有别于第二阶段，是一种眩晕的陶醉，紧接着又是新的不舒服。这是东方人称为至福的那种东西，是绝对的幸福……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获得解决。神学家们绞尽脑汁的、理智的人们感到绝望的种种难题都变得清晰而明确。所有的矛盾都变成一致。人进而为上帝”。其结果是：第二天早晨，“您一站起来，就感到陶醉的旧残余。疲软的双腿胆怯地引导着您，您害怕像一件易碎物一样折断。一种不无魅力的极度的虚弱攫住了您的精神。您不能工作，缺乏行动上的毅力”。“这是对于大逆不道的滥用的惩罚，您滥用了您的神经流质，您随风抛洒您的人格，而现在，为了把它收回、集中起来，什么样的痛苦您没有感觉到呢？”

“一个人用一勺糊状物立刻就获得天地间所有的好处，却

不能用劳动获得其千分之一。首先要生活和劳动。”这是波德莱尔判断印度大麻的根本出发点，于是他说：“我所以在同一篇文章里谈论酒和印度大麻，是因为两者确有共通之处：人的非常的诗意的的发展。人对于无论是健康的还是危险的一切物质的狂热兴趣，这些物质激励着他的人格，而人格是他的伟大之见证。他憧憬着再振他的希望，朝着无限飞去。但是必须看看结果。酒是一种有助于消化、强壮肌肉、丰富血液的饮料。即便大量饮用，也只能造成相当短时间的混乱。而印度大麻是一种中断消化功能、使四肢衰弱、可以引起二十四小时的陶醉的物质。酒激励意志，而印度大麻摧毁意志。酒是一种肉体的支持，而印度大麻是自杀的武器。酒使人善良易处。印度大麻使人孤独。可以说一个是勤劳的，另一个本质上是懒惰的。事实上，如果人可以一下子就得到天堂，那工作、劳动、写作、制造什么还有什么用？最后，酒是为了劳动人民的，他有喝的资格。印度大麻属于独自的快乐的阶层：它是为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不幸者的。酒是有用的，它产生有收益的果实。印度大麻是无用的和危险的。”说得再明白不过。

印度大麻的迷醉所经过的三个阶段，在波德莱尔细腻而神奇的笔下呈现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我们甚至有某种亲历的感觉；但是，他这里那里地发出某种暗示，似乎又在引导我们在表面五光十色的渲染下发现隐藏在里面的东西。“一个想象的人物”担任了我们的向导，这是一个他所“选择的人，

是某种类似 18 世纪称之为敏感的人的人，浪漫派称之为不被理解的人的人，资产者家庭和群众通常用独特这个词所形容的人的人”，这个人正是诗人，一个像波德莱尔那样的诗人。

“一个半是神经质半是胆汁质的性情，这是最适于一种这样的迷醉的演变的；再加上一个教育良好的精神，研究形式和色彩；一颗温柔的心，因不幸而疲倦，但是还准备着再生；如果您愿意，我们还可以接受昔日的错误，这应该在容易激动的天性中产生对虚掷的光阴的遗憾，如果不是确切的悔恨。对形而上学感兴趣，了解哲学关于人类命运的不同的假设，这显然不是无用的恭维——还有对于德行的爱，一种抽象的、斯多葛派的或神秘主义的德行，这存在于所有的书中，现代儿童视为营养，就像一个杰出的灵魂可以登上最高的峰巅。如果人们在这一切上再增加一种巨大的感觉的精细，我是把它作为多余的条件略而不讲的，我认为我已聚集了现代敏感的人的所有最普通的一般要素，人们称之为独特性的平庸形式的所有最普通的一般要素。”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从印度大麻所造成的迷醉中发现诗的秘密。这是文中《印度大麻之诗》的含义，也是法国批评家伊夫·弗洛雷纳所说的：“《人造天堂》是一首长篇散文诗……这部道德的书本质上是一部诗学的书。”

印度大麻刺激了想象力，激发了各种感官之间的交流，所谓“通感”：“如果您有一颗这样的灵魂，您对于形式和色彩的天生的爱会在您的迷醉的最初发展中首先发现一片广阔的牧